



## 44560 楊金烽

我1953年6月出生於新竹一個平凡的大家庭，家中有七個兄弟和二個姊姊，我是老么。父親任職於新竹糧食局，擔任司機的工作，微薄的薪資很難維持一家的開銷，家中還會兼做些零工貼補家用。照說老么應該是最幸福的，但是我並沒有這樣的感覺。大哥大我10多歲，他會帶著我們這些小兄弟一起來做零工，還滿辛苦的。當時的家庭情況，小孩想要念完中學都不容易，七個兄弟裡面只有我和六哥讀完高中。1971年我國退出聯合國，舉國掀起一片從軍潮，在高中教官的鼓舞下我投考陸軍官校，開啟了我人生的另一個境界。

1971年8月到官校報到，剛開始時真的很難適應，凡事都有規矩，連吃飯、走路都是團體行動，幾乎沒有任何個人時間，也不認識任何人。聯招生比預備班直升官校同學早幾天報到，偶然

中知道陳文賢同學也來自新竹，人不親土親，總算有了一個可以聊天的對象，不知道陳文賢是否還記得。



開學後我參加了橄欖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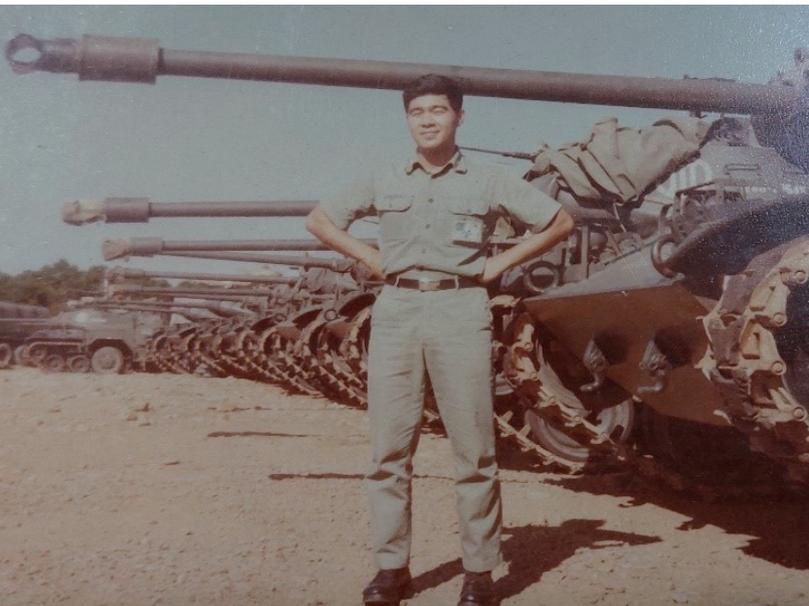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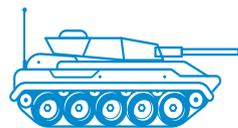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校隊，有一個特殊的福利，就是練球之後跟球隊一起用餐。拜學長之福可以吃不同年級的伙食，從此用餐時就輕鬆了很多。之後常隨球隊到各處去比賽，練習加上比賽，體力變得越來越好。二年級校慶運動會時，參加一萬公尺賽跑，輕鬆跑完，還獲得了第二名。三年級時學校舉行英文背誦比賽，因連上沒有人自願參加，我被排長指定報名，花時間練了一下，也獲得第二名的成績。

1973年三年級我們要到湖口基地部隊見習時，剛好是國軍運動大會，我沒有跟大夥一起去基地。我們分在軍事學校組，和三軍官校、政戰學校、中正理工學院等學校比賽，輕鬆拿下冠軍。賽後扛著大背包到湖口基地741營第3連報到，當時的連長是王福安上尉，1995年他調任裝甲兵訓練指揮部指揮官，成為整個裝甲兵的領導中心。四年級到新竹裝甲兵學校初級班受訓時，參加了大專盃橄欖球賽，和同學一起組隊，也得到乙組冠軍。

1975年官校畢業時，抽籤分配到步兵226師戰車773營，駐地在豐原圳堵營區。隔年先進基



官校二年級測量課野外實習



換防返台接收 M41 戰車

地參加實兵旅對抗，接著便輪調金門，駐地在金東50高地。移防時擔任先遣人員，原本應該是跟同學丁明鏡辦理交接，但是丁同學已經到陸航去報到了，也就沒有見到面。

在金門主要就是做不完的工事，每天敲石頭，一天要交6立方的石頭，兩噸半卡車要跑三趟。1978年，我們單位的M24戰車因為老舊要被淘汰，我被推派擔任營後勤官，負責M24戰車的整備工作，準備在換防返台時帶回台灣淘汰。8月改接了擎天水庫連連長，發現坑道寬度不夠，被要求趕工將坑道拓寬以便讓M41戰車進駐，目標是在移防前完成。

11月雙方先遣人員開始辦理交接，卻碰到12月底中美斷交，一聲令下，移防交接暫停，雙方交接人員歸建，一直拖延到1979年1月底才恢復交接。不久之後回到台灣，接著進基地，終於交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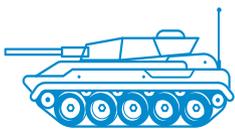
M24，接收M41戰車。

返台後不久開始基地訓練，基地結訓前趕上部隊改編，我們773營和779、776共三個戰車營，匯合整編成704戰車群，第一任指揮官是王繩果，駐地在龍潭陵雲岡。基地結訓後全營向戰車群報到，離開野戰師，回到裝甲兵正統轄下。當時古建誠同學在779營，同一駐地，他的狀況不是很好，跟營長不合，鬧到直接去見軍團司令許歷農將軍，請調軍團司令部，問題才稍獲解決。

之後我連又被派遣至乳姑山，配合軍團步戰協同訓練，表現不錯，我得到軍團模範連長。年底交卸連長職務，進裝校正規班受訓，小兒也在同時出生。正規班一起受訓的同期同學有陳逢源、虞義輝、孫國台、符建華、莊謙亮等，難得畢業後還能聚在一起，好不熱鬧。同期同學趕巧都在裝校晉升少校，由學員隊隊長戴階，也是一個特別的回憶。



和陳逢源、虞義輝、孫國台、符建華、莊謙亮在裝校正規班



正規班期間戰車群移防金門，我畢業後回到金西山前營任作戰官。年底金防部全島大演習，剛畢業的我被指揮官指定為戰車群代表進駐金防部。到三處報到時碰到陳逢源同學，也是演習作業人員。因任務相對單純，他就趁便利用這段時間大追女友，最後修成正果，娶得美人歸。

正規班畢業前我曾參加裝校教官考試，畢業返回部隊後裝校出函徵調我到裝校任教，結果卻被群指揮官擋下。指揮官對我說：「老弟，裝校教官我不會讓你走，因為教官沒有出息，留在部隊幹才有用。」反正就是不同意，只好自己另謀出路。在金門報名參加陸軍指揮參謀學院考試初試，當時還有陳逢源和邱新連兩位同學，三人都獲得初試通過。1982年1月到大直三軍大學參加複試，這期間謝謝陳逢源同學的照顧，住在他中

和家中，大大節省了許多寶貴時間，認真讀書，爭取機會考上參大、重新分發，脫離本外島輪調的宿命。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我們都考上了陸院72年班。陸院畢業後分發裝甲兵部隊訓練中心（簡稱裝部中心），報到時原在裝部中心的吳秋林同學已考上政



參加官校橄欖球隊，屢得冠軍，卻導致受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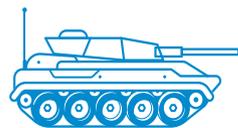
治作戰學校三民主義研究所，相處沒幾天，就離開入學去了。

1984年王輝揚少將接任裝部中心指揮官，沒多久他推薦我到86旅，先擔任後勤科科長，後來派任戰車營長，離開了裝部中心。營長任內參加了1990年的裝甲旅實兵對抗演習。演習結束後又回到裝校，擔任指揮參謀組主任教官，當時組長是陳逢源同學。每次正規班結訓都有協同演習，分別由步、裝、砲校主辦，主任教官要擔任主推官，也因此獲得優良教官。但適逢軍中推動精實案，軍隊逐漸縮編，早年累積的功獎都無補於事，面臨裁汰的危機。

這時早年打球受傷的後遺症也開始出現，左手麻痺，經三總檢查後是頸脊椎長骨刺，需要開刀，但內人不同意，只好改做物理治療，一直持續到現在。當時國防部長陳履安推動退伍職前訓練，以解決縮編所產生的人員安置問題。於是



2024 和內人同遊日本立山雪牆



在1995年2月我就參加職訓，離開了裝校，實質上算是退伍了。

在正式退伍之前，先利用晚上時間去參加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訓練，並考取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證照。1995年職前訓練到6月，先進入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廠天下電子擔任設備工程師。正式退伍後再轉必翔電動車公司當裝配組長。1996年10月再轉到竹南保來得公司，從生技部技術員學起，從看圖面、繪圖、製作模具、選擇材料、到計算燒結變化率，都是新的嚐試。一直到現場實習合格、成為技術員，才能安心留下工作。

此期間再考上勞工安全管理師，兼任公司的勞安衛人員，每月可以額外多領1500元。一



全家福大合照

了接收新設備，到大陸南京分公司和供應商德國公司在上海的工廠出差，驗收新設備。等設備回台進場安裝完成，開始正常運轉，我年齡也差不多到了，2017年6月退休，正式結束了第二春的工作。

時光飛逝，轉眼已過七十，回想一路走來總是跌跌撞撞。服役期間除了偶有同學在一起工作外，幾乎都是在單打獨鬥，所能保留的資料照片也不多。去年因為要編製官校畢業50年紀念冊，才想到收集資料，卻發現多次搬遷，遺失了許多值得回憶的相片。感謝杜德成和張緯良兩位同學熱誠邀請參與製作裝甲兵紀念圖冊，才能重拾記憶，回憶這段最重要的年輕時光。

更要感謝內人的包容，常常是要她自己辛苦的照顧家庭，讓我無後顧之憂。可惜個人在軍職上無法達到我們多位優秀同學的成就，只能轉換跑道追求不一樣的環境，開創另一個領域。最少能讓自己感覺沒有和社會脫節，仍能趕上時代的變遷。



2019年參加裝甲兵同學翡翠灣旅遊

路從技術、金型、燒結、加工，再回到生管，轉眼就10年過去了，最後在生管又待了11年。此期間經常會有歐美客戶來廠評鑑，他們希望能由現場人員直接說明，並能提供他們所要的答案，當下才感覺到語文有多重要，隨後便參加公司開辦的語文課程，加強英文能力。2015年為